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大唐秦王詞話  
第五十六回 事嬪妃英齊合謀 害秦王張尹設計

詩： 深深翠竹映蟬娟，湘女梳妝立曉煙。  
流水落花休悵望，舞衫歌扇是烟緣。  
悄無人折休相妒，才有鶯啼更可憐。  
卻憶東欄碧千葉，暖風香而為誰妍。——上桃花  
青蚨飛繞半池蓮，化作波心萬點圓。  
白水真人應愛寶，上清童子解留錢。  
買空太液繁華夢，占斷西湖富貴天。  
一把藕絲穿不起，五銖衣冷碧波懸。——右荷錢  
綠雲丹臉水仙容，似與花王傾國同。  
富貴不誇三月裡，繁華偏鬧九秋中。  
根株肯歷風霜後，顏色皆囚造化工。  
疑是曲江開宴賞，玉人沉醉倚羅叢。——右芙蓉  
消盡林端萬點霞，叢叢紅葉襯瑤華。  
寶珠買斷春前景，宮粉妝成雪裡花。  
餘子竟傳丹龜術，此身甘傍玉川家。  
江頭梅萼無顏色，何況溪邊瑞草芽。——右山茶  
題不盡花嬌柳媚，且說起奸計狂謀。

話說秦王起兵回朝，有日兵至長安。錢糧兵刃俱上了庫，軍散回營。發放已畢，秦王駕回天策府。有長孫皇后迎接入宮，設宴慶賀。晚景不題。次日，高祖設朝，百官朝拜，願期聖德同堯舜，四海蒼生樂泰和。秦王出班叩頭，將伐突厥戰勝功績，一一奏聞。高祖大喜，道：「吾兒勛業茂著，功德日隆，天下歸心，皆汝所致，當為太子！」文武亦勸。秦王再三辭讓不從。高祖賞勞出征將士已畢，退朝散了文武。高祖日建成沉溺酒色，元吉性多猜忌，有意將世民立為太子，代建成之位。建成聞知，心不自安，乃與元吉合謀，傾害秦王。曲意媚事高祖寵幸之妃，共相譖訴。

齊王一日擺駕到東府，直至閣子內坐下。齊王說：「大哥！近來秦王麾下見英王那乾總管，比先愈加放肆，在街橫行直撞，也不讓皇親皇子，全無君臣之禮，想起來皆因秦王過寵之故。你我如今去求張、尹二娘娘，定一計策，先害了秦王，以後那乾人都伏你我使喚了！」英王說：「兄弟此言，正合我意。你我還備些珍寶之物，去見張、尹二娘娘方好。」即時準備嵌寶鑲金珠翠飾物，把戲金龍盒盛了，著宮官捧執。英、齊二王出府。玉驄穿紫陌，駿馬踏紅塵。直至後宰門下馬，到分宮樓。張、尹二娘娘正在宮內飲宴，宮官來報：「有英、齊二王，求見娘娘！」傳旨請進來。二王行至宮中，見了二妃，以國禮相見。宮人把禮物捧進。二妃說：「你二位只這等來相見也罷，何必如此費心！」英、齊二王說：「娘娘！微薄禮儀，不成孝敬！」張、尹二妃就留定二王，共席而飲。酒至數巡，食過幾味，二妃說：「二位殿下此來，必有話說！」英、齊二王說：「是有些不平之事，特來啟奏娘娘。因秦王自矜證伐有功，妄自尊大；又縱容那幹將士在外，擅作威福。見皇親也不避，渺視國法，全無忌憚。況秦王外托禦寇之名，內成奪嫡之釁。我二人恐遭羅網，欲先下手，無計可施，特求娘娘謀策，要把秦王致於死地，禍患方除！」二妃說：「世民這賊，我正惱他！倚著父皇寵愛，見我們全不為禮。今在兄弟中，又驕矜謀奪，其禍叵測。我就定計斷送世民！」英、齊二王說：「多謝娘娘垂盼。若得定計翦除，久後傳位之日，必當盡心圖報！」二妃說：「你二位放心！」四人傳杯弄斝，眼去眉來。古雲：酒能亂性，色慣迷人。起初尚循禮法，次後笑語歡呼，無所不至！

白玉盞中浮琥珀，黃金瓶貯洞庭春。  
鵬盤異果般般有，綺席珍饈件件新。  
眼角流波原有意，眉梢暗蹙豈無因。  
為頭還序綱常禮，後失尊卑上下情。  
建成執盞呼妃子，元吉擎杯喚愛卿。  
不存正大欺君甚，亂法甘為鳥獸行！

武德七年，英、齊二王與張、尹二妃，亂宮淫嬖。酒闌歌罷，二王告辭。二妃說：「本待留二位盤桓盡興，恐你父皇駕到。二位暫且回宮，待我定計了當世民，那時節任意消遣！」二王別了二妃，趨出後宰門，上馬扳鞍，一路交頭接耳，歡天喜地。齊王說：「大哥好了！不久翦除世民，你我高枕無憂矣！」

不說英、齊二王回府。話說李淳風來至天策府見秦王，秦王問：「淳風，你此來必有話說！」李淳風說：「殿下！臣觀欽天台，天策府有殺氣動，主有飛橫之災，以此特來啟奏。」秦王見說大驚道：「我常領大兵，各處徵討，龍潭虎窟，刀劍叢中，全沒有傷害之事；今日安守在家，反雲有奇禍，不識禍從何來？」李淳風說：「這災禍起於骨肉，應在宮闈。若要保全無害，須得殿下出外躲避幾時，其禍可以消滅。」秦王說：「既然迴避可免，我明日奏過父皇，只說河南有餘黨軍兵作亂，我自領兵巡視河南，收伏餘黨，借此避災，不識能免否？」淳風說：「殿下若去，可保無虞！」

說罷淳風辭殿下，暫別陰陽有准人。  
秦王定計收餘黨，要做潛身避難君。  
拈指時光天又晚，金烏漸漸墜山林。  
煙迷霧鎖山川暗，風靜雲閒皓月升。  
萬籟無聲人語寂，星移斗轉子時辰。  
三番難唱天將曉，又見扶桑出火輪。

次日，高祖設朝，文武朝賀已畢，閃過秦王叩頭，奏道：「今有河南留守屈突通差人來報有餘黨軍人作亂，劫殺鄉鎮黎民，請兵收捕！」高祖問：「什麼餘黨軍兵？」秦王說：「當初徵河南王世充之時，四下逃竄軍士，不守本分生理，今又聚成一塊，都在榆窠園內作耗。」高祖問：「有多少賊寇？」秦王說：「約有三二萬人。」高祖又問：「著誰收捕？」秦王說：「還是臣去！」高祖說：「瘡疥之疾，何須吾兒親臨鞍馬？」秦王說：「一則臣下河南安撫餘黨，二則把荒蕪田地，空閒莊所，給散有功之臣。若更有餘，著有司出榜，招撫流民居住耕種，好備國家稅糧。」高祖說：「二者亦繫緊要重務，吾兒即去調停！」秦王領旨出朝，帶領眾總管並護駕軍士，趨離長安，徑出潼關起行。話說元吉聞知秦王消息，來到東府見英王。元吉說：「大哥！今日秦王領軍馬下河南收餘黨叛軍，並給散空閒田產。張、尹二娘娘還未知道，你我去知會一聲，等她另行計較。」建成道：「說得是！」二人上馬，徑入後宰門，來到分宮樓。宮官報進，二妃請至宮內。英、齊二王說：「娘娘！秦王如今領兵下河南，收捕賊寇餘黨，並給散田產與功臣，特奏娘娘知道。」二妃說：「我的計策已定，這廝又有公幹出外。你二人不必掛懷，定教世民喪在我手內。我要行事，不得相留，另日再會！」建成、元吉辭別二妃，出後宰門去。張、尹二妃吩咐宮官：「你去請張、尹二太師來！」宮官領旨就行。不

多時，請二太師入宮。二妃說：「太師！我有話和你說。你明日早去見朝廷，稱說，『臣因年邁不便隨朝，請給河南空閒宅院，養老居住，並荒廢田地數頃，以資食用。』不可說我教你如此。朝廷倘准所奏，有聖旨與你，你且慢行，待我奏過朝廷，和你同往河南去。」太師說：「我知道了！」出了後宰門，徑回私宅。

次日，高祖視朝，二太師當駕叩頭，奏說：「陛下！臣因年老，隨朝不便，聞知二殿下往河南給散田產，伏乞恩賜空閒宅院，養老居住；及有荒廢田地，並撥數頃，以贍食用。臣等不勝感激！」高祖准奏，宣近侍官，取文房四寶過來。御筆一道旨意，付與二太師。太師叩頭謝恩出朝。高祖退朝入宮。二妃迎接聖駕，金龍椅坐下。高祖說：「賢妃，你可知道二太師奏的事麼？」二妃說：「臣妾不知！」高祖把二太師奏准的事，細說一番。二妃見說，連忙起身離坐，叩頭謝恩。一面擺下御宴。飲宴之間，二妃起身，俯伏駕前。高祖問：「愛卿有何事奏？」二妃說：「父往河南，因念衰老，命如風燭，日夕未保。此一去相隔萬水千山，一則臣妾有炷香願，要到衡山酬答；二則送太師到河南，看一個下落。乞賜恩允！」高祖說：「妃嬪哪有擅離宮院之理？這事不准！」二妃起身坐下。又飲數巡之後，二妃又俯伏在駕前，奏說：「萬歲！臣妾要往河南，未蒙賜准，但妾等所許衡山香願，日久未酬，時形夢寐，恐生災禍，不能久侍陛下。倘得同太師一往，一則仰答神靈之祝，二則周全父女之情，誠為兩便。萬乞聖慈憐准！」奏罷兩淚交流，俯伏不起。高祖酒後，不覺為二妃巧言動情，就准奏。高祖說：「與你半千護衛軍校，保駕出去。著宮官薛舉跟隨，一路上不許生事，擾害小民！」二妃謝了恩。次日高祖視朝：戶外昭容紫袖垂，雙瞻御坐引朝儀。

香飄合殿春風轉，花覆千宮淑景移。

書漏稀聞高閣報，天顏有喜近臣知。

宮中每出歸東省，會送夔龍集鳳池。

張、尹二妃，各在宮中梳妝，收拾行李完備，齊至殿前辭駕。怎見得打扮齊整？

雲髻挽鳳冠翹珍珠瓔珞，霧鬢編鸞釵鞞紫玉鴉清。

金鑠■玉玲瓏花朵朵，玉葉叢金枝裊燕燕鶯鶯。

兩耳墜八珠環桃腮掩映，雙袖籠黃金釧玉臂光明。

穿一領茜紅袍天花蜀錦，繡青鸞盤彩鳳遍體銷金。

百寶帶束宮腰鑲金嵌玉，織金襪妝五彩八幅湘裙。

孤山雪遙水蓮蘭心蕙性，鳳頭鞋籠玉筍微印香塵。

行金殿體輕盈麝蘭風細，步瑤階身婀娜環佩聲清。

覷不盡一團嬌沉魚落雁，描不成千種俏閉月傾城。二妃來到駕前，花枝招展，繡帶飄飄，拜辭高祖。高祖傳旨：「令宮官薛

舉，帶領著護衛軍校保駕。一路小心，不許生事擾民。」宮官薛舉辭別高祖出朝，趨齊軍校。二妃上了鳳輦鸞輿，徑往河南去了。

世俗乖離實可羞，至親手足起陰謀。